憲章錄

憲章録卷第四十四

正德元年丙寅

至四年已巳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春正月　上耕籍田　命都

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天鳴地震　大

學士劉健等上疏言臣等遭遇　先帝簡任内閣臨

終顧命以陛下爲托即位詔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

旋致廢格不行變易殆盡以建言爲多言以幹事爲

生事以執奏爲瀆擾以革弊爲紛更憂在民生國計

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貴戚則率皆承順以一二人

之私恩而壞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而違公議臣等

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
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
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
位若談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
臣何乞賜罷黜　上慰留之　二月　勅大學士劉
健等脩孝宗實錄　三月　隕星如雨　以儲瓘爲
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夏四月　吏部尚書
馬文升罷先是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昏禮奏書篆
儒士缺人吏部已奉旨考選復有旨令革退人役通
送本監考校優劣文升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瑞慚

憤奏文升抗拒科道皆上疏力辨事乃寢文升素與劉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在先帝時文升嘗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宣大大夏見先帝因言宇之過宇幾不免戶部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親繡以廉著文升欲抑儼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總督都御史文升薦繡往補之繡不樂于外詣吏部辭之不允繡慽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至是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文升遂力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一上乃允　以吏部左侍郎焦芳為吏部尚書芳河南泌

陽人時司禮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爲芳內援故李東陽輩之謀不行　以林瀚爲南京兵部尚書　五月以彭澤爲真定知府　以王瓊爲副都御史總督鹽法　六月　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以孔彥繩爲翰林五經博士　秋七月　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　八月　冊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授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並授錦衣衛千戶尋進指揮僉事並給莊田　南京國子祭酒章懋上疏乞致仕先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昏重詔令敬天戒再疏乞休

未允至是以任滿三載年踰七十上疏不待報而歸
歸復三疏未獲允命　九月　兵部尚書劉大夏乞
致仕章四上從之　以許進爲兵書提督團營王瓊
戶右侍郎　召總制宣大右都御史劉宇爲兵部尚
書　冬十月　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團
營大學士劉健謝遷罷初　上即位內臣馬永成及
劉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導　上弓馬鷹犬歌舞
角觝爲樂舊內臣段敏黃偉端慎斥不用戶部尚書
韓文每朝退對屬官言及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
爲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柰何曰比諫官

有章入交論諸閹下之閣矣閣三老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持之更易為力事或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是也汝為我草疏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恐 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覽弗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人主以辨姦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臣等伏覩近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詳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

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休占咸非吉兆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昏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於事乞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潛銷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姦　上命司禮監至內閣傳諭已悟當痛加脩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涵容劉健李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

極得罪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永成等
上不允於是健等以去就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
持言官章不下諸閹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
又入於是　上遣司禮監八人齎詣閣議一日而遣
者三健等卒持不下內司禮太監王岳者亦東宮傳
臣惡儕輩所爲獨是閣議明日召韓文等諸大臣至
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
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之心但各奴儕事上久不忍
即置之法幸少寬之待上自處耳衆皆惴愕莫對惟
韓文述羣小導非之罪榮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

第欲寬之耳是日諸閣老詹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明發詔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趨至上前環跪伏哭以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奴輩上爲之動瑾因進曰狗馬鷹犬何損於萬機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怒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收王岳等繫獄設內行官校太監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各遣官校巡察

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戲劇　上又信之至是遂准令劉健謝遷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訾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得獨留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並發南京充淨軍仍遣人縊殺王岳于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慘禍自此始矣初舉朝共攻瑾等欲誅之閣議堅持期在必克兵部尚書許進謂同事者曰此屬得䟱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而果貽縉紳數年之禍識者恨之　李東陽乞致仕

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
辭以謝天下疏屢上竟不允　劉健謝遷既罷瀕行
東陽祖餞欷歔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
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東陽默然無以應　下
戶科給事中劉蒞獄蒞上疏極陳時政其畧曰近日
權姦預政事勢異常聰明漸壅弊端日滋各處地方
太監及各省鎮守內臣何必數數更換用新人固不
若用舊人養饑虎固不如養飽虎蓋舊人猶或知事
飽虎猶或易饜也又云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
之銀兩理財無良謀賣及廣東之庫藏浙江既奏軍

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又奏歲入不敷歲出者
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歛益急帑藏窘乏而用度
月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疏數
千言皆剴切遂下詔獄　刑科給事中呂翀上疏
乞留劉健謝遷亦下獄　以吏部侍郎王鏊爲戶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十一月　命吏
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不妨部事入閣辦事
尋加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解部事專在內閣
按詞林記稱芳性險愎始比尹旻父子旻敗出侍
講學士謫桂陽州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

謀除瑾黨芳潛通於瑾由是健等相繼斥罷黨勢益
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姦凡變亂成憲桎梏臣工
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暨充孝廟實錄總裁
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炅
以快不忿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先是七月中
源奏占候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璣天權星
不明因勸上安居深宮絕嬉戲禁游獵罷弓馬嚴號
令毋輕出入至是復奏言十月末占候連日霾霧交
作爲衆邪之氣陰冐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
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揑旨楊源假以天象妄言禍

福廷杖三十　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
史薄彥徽等上疏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托大臣以
安宗社劉瑾大怒揑旨差官校倶逮繫錦衣衛獄
調提督團營兵部尚書許進為吏部尚書時劉瑾與
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　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
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偽
以文不能防姦矯詔令落職閑住瀕歸復陰遣邏卒
伺察于途文乗一騾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昻
上言文率九卿上疏忠憤所激不應勒停昻坐除名
為民於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

坐爲民　以顧佐爲戶部尚書　罷左都御史張敷華敷華凝重端介不爲詭隨瑾惡之揑旨令致仕以兵部尚書劉宇攝之　降李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劉瑾知韓文等奏疏寔夢陽贊成之也　十二月召前吏部尚書屠滽爲左都御史　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焦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王鏊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劉瑾既入司禮監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亦送內閣後瑾自於私宅票旨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録謄寫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日候其門

目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日審錄重囚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票李東陽輩必爲溫旨有曰爾剛明正直爲國除弊等語　吏部侍郎兼學士張元禎卒元禎字廷祥南昌人以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歷前職平生論議慷慨立名好脩飾與陳選羅倫陳獻章以理學相箴警天下之士皆想望風采晚年以纂脩再出務爲貶抑

言官詆其營求竟歿于京邸未免齎恨云　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憲與劉瑾同鄉瑾謂中書由進士出身者當與博士行人一體選科道遂以憲選科而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

二年春正月　逮尚寶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下獄時劉瑾方張威勢適璿以冊封回祥以御史陞出偉以公差各馳驛乘轎爲邏卒所緝瑾奏拿下獄璿祥枷于長安門偉枷于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連上章乞寬宥始釋獄各充邊衛軍　謫兵部主事王守仁爲貴州龍場驛丞守仁以戴銑薄彥徽等

繫獄抗疏言銑等以言爲責如其言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今逮至拘囚恐中外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伏願宥銑等仍舊供職疏入瑾怒廷杖五十絶而復甦因謫龍場　閏正月　劉瑾擅旨將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幷呂翀劉菃各廷杖三十發爲民時南都御史陳壽抗疏救諸言官併奪職　謫南京兵部尚書林瀚浙江右布政勒致仕先是戴銑等言事被逮瀚連疏論救瑾怒擅旨械繫赴京罰米三百石行居庸關暨禁追繳罷其官　二月　勅諭都

察院左都御史劉宇御史凡有章奏必先呈稟爾等仍令南京都察院一體遵行前此所未有也　以詹事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禮部右侍郎時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書畢因致諷諫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又添出說話瑾因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遂遷南部侍郎雖若遠之實陞之也蓋瑾與廷和等皆舊東宮官廷和等見事勢難處亦欲南官以爲自全之計嘗善爲辭以托於瑾因得是擢未幾罷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復陞廷和爲本部尚書　南國子

祭酒章懋准回養病　三月　劉瑾傳勅譴責奸黨

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
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
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
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黄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
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吕翀任惠李光翰戴
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
安甫史良佐曹閔正弘任諾李熈王番葛浩陸崑張
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黄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
臣趙祐何天衢徐鈺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遞相交

過彼此穿鑿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勅內有
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　夏四月.
王守仁被謫在途瑾遣人隨偵將置之死行至錢
塘度不免遂乘夜佯投于江冠屨浮于水上遺詩有
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二司及
杭守楊孟瑛皆信之命漁人索尸不得祭于江上家
人亦成服守仁乃潛附商舶浮海至閩中入武夷山
已將遠遁或謂之曰汝有親在未免爲累遂旋赴龍
場　時浙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
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

中官挾勢剝害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爲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民財輦送數十萬于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勑自山東沿海達于蘇松浙江福建所至掊民財凌辱官司莫敢言者 逮巡撫南畿右副都御史艾璞下獄發海南爲民先是勳戚徐倩受無錫奸徒投獻田地民訟之朝璞承勘悉以還民倩賂劉瑾別差官覆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倩且劾璞前勘作是瑾揑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數日方蘇全家流徙海南瓊州 陞禮部尚書李傑將晉府鎮國將軍表櫨賂

劉瑾求封郡王儀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復起前
禮書張昇代之尋亦以忤瑾罷　劉瑾矯詔以大學
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爲朋
黨頒示天下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八月黃河
清慶雲見翼軫分野　世宗生于興邸　加焦芳少
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子太
傅武英殿大學士　追贈故工部尚書謝一夔謚文
莊錫之誥命　罷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先是一
清巡邊因上疏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
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壍以固

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與築邊墻刻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 按邊境沙土浮散可以城不可以墻城則厚廣可以堆積而成墻則薄版築解而隨頹矣秦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卒為平壤矧墻哉今觀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西至黃河橫城延袤四百餘里無高山巨塹誠宜設法以防之而所謂邊墻者恐不足恃且未易築也如欲築之必須燒磚運石縱不惜費此豈可以歲月計哉成化間都御史徐廷璋余子俊先後脩築邊墻所費何啻百萬迄無成功而揚一清又進爲

之劉瑾逆豎別懷一清未可知要之邊墻之築在後人源當核實爲之不得承訛襲舛以滋無窮之費傾江海以實漏卮也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謫戍肅州死于道時源後奏自今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　上思患預防意在劉瑾也瑾將源疏留中不出召源面斥之曰你何等官要學做忠臣遂揑旨拿送錦衣衛着實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差官押送至河南河陽驛因傷重死焉妻度氏斬蘆荻覆尸瘞于驛後源江西豐城人御史瑄之子瑄以劾曹石謫戍領

外猶幸生還源累疏獻忠不愧其父而身遂不免朝野悲之　九月　以副都御史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　冬十月　賜皇親沈傅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稱河間靜海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灘田土乞比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蓋叛民李良等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河間府莊田冊並無靜海河淤退灘地及差官勘前地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為莊田永業　以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南京戶部尚書雍

泰罷泰陝西咸寧人由進士爲知縣御史按察使都御史所至紀綱肅然人不敢干以私按察山西時以事摘太原知府伊珍爲珍所訐泰繫詔獄左遷湖廣參政尋擢都御史巡撫宣府參將李傑不法部下訐于泰將劾泰之傑庭參謝罪泰按軍法呼左右縛而杖之三十三軍股栗傑有內援遂以泰擅打將官劾罷既而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給事中潘鐸等復疏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泰薦于劉瑾瑾原籍陝西興平人以同鄉故起爲南京操江副都御史時瑾專國卿佐遷除皆厚賂行謝鄉人以喻

泰泰曰進退在天君奈我何未幾遷尚書又不謝瑾
怒遂揑旨令致仕仍罰米千石芻千束輸宣府文升
大夏并滁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有差　十一
月　劉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票旨將各省巡撫
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
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　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
管糧郎中下獄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貫納糧草情弊
因戶部奏差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粗
批草浥爛者票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糧官下獄既
而鎖扭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賠償凡商人納過

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獘邊儲愈乏　十二月　以劉忠爲南京吏部尚書

戊辰

三年春正月　天下諸司官員朝覲劉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皆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倍償之　李夢陽下錦衣獄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脩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闕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

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强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别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辯咎也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脱靴公能之

乎瑾曰瑾耶謂爲先生貺之每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柰何欲爲白等貺戴哉耶奮衣起瑾因褰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耶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　罷吏部尚書許進尋除名爲民調兵部尚書劉宇爲吏部尚書進不媚劉瑾然亦不與抗事多調停朱瀛者每爲宇謀欲傾進乘閒言于瑾曰許尚書佯爲恭謹而外示伉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廷貶謫不用因其有虛名乃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

外曰公雖與泰同鄉不阿于公乃吏部委曲用之耳瑾方怒泰不置及聞此言大怒屢票旨責進欺罔進乞歸遂落職以宇代之　以曹元為兵部尚書　以王瓊為吏部右侍郎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人　養病南祭酒章懋奏乞致仕許之　三月　廷試賜呂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改翰林院編脩顧清等為部屬官先是焦芳子焦黃中會試中式芳意欲為殿魁既而取呂柟為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

于劉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脩

下御史凃禎獄謫戍邊未行死於獄禎江西新淦人初知江陰縣政蹟顯著適朝覲吏部奏禎天下治行第一徵爲御史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嚙之後禎復命俟於朝門適遇瑾又不行跪禮即揑旨拿送錦衣衛獄二次各杖三十發肅州衛永遠充軍禎傷重死於獄仍行原籍查取禎男凃朴起解補伍　以浙江右布政邵寶爲湖廣左布政　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改戶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尋加太子太保　達
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下獄劉瑾惡其築
邊大費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為國脩邊
乃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救之乃得釋還　夏四月
南京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　致仕吏部尚書王
恕卒年九十四贈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字宗貫陝
西三原人舉進士授大理評事寺副知揚州歷江西
河南布政巡撫荊襄河南雲南進南兵書巡撫南畿
復兵書以至冢宰隨在著稱好學則至老不倦所著
有漕河通志介菴奏議玩易意見石渠意見經籍格

言等書　五月　南京右都御史熊繡致仕　六月
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盤糧報數不明枷于東
西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遲枷于吏部門外
時劉瑾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衆
暑雨晝夜不輟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勅朝官
三百餘人下詔獄時早朝有遺匿名書于丹墀者
上見之命拾以進乃備言劉瑾等亂政瑾下殿入班
詰問無指承者瑾疑羣臣所爲乃分五品以下官三
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
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

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為恐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得釋　逮前戶部尚書韓文璉已勒文落職猶銜恨未已乃以戶部廣東司遺失衛浮餘羨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考訊欲置之死以衆數月罰米一千石押赴大同親納續以他事數次罰米二千餘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秋七月　八月　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先是大夏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無名供饋歲省官府浮費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大夏既歸有激怒于　上者大監寧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

意非劉大夏建白乃免時劉瑾用誅求臣僚劉宇與
大夏有怨言于瑾謂抄沒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焦芳
亦忌大夏共譖之瑾因廣西土官岑濬獄辭連大夏
遂逮繫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
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集大臣議都御
史屠滽謂大夏不宜深罪瑾怒乃與劉宇謀謂大夏
輕議夷人遷徙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大夏即顧騾車
出都城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有焚香爲禱
願大夏生還者　進大學士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
保　大學士王鏊致仕鏊見劉瑾克悖不能沮遏居

常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歸　南畿提學御史陳琳以劉瑾陰排大臣顯挫臺諫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言甚切至疏入忤旨謫廣東揭陽縣丞

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爲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泰成化中爲御史嘗言宮闈預政被捶幾死累遷長南臺所至有聲至是奉表入賀聖節惟以土葛布遺劉瑾瑾知其清苦然猶銜之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書員缺疏泰姓名以請瑾令陞職致仕　九月　冬十月　調翰林學士張芮爲鎮江府同知芮見瑾長揖不拜遂坐事謫之　下陝西舉人郝序獄序戶部

侍郎郝志義之子志義卒序援例乞祭葬劉瑾以爲
無此例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瑾自擅政大率抑
文右武尤崇重内臣馬永成等八黨皆封父爲都督
造墳塋祭所命祭文皆李東陽撰掌諫不敢言　罷
送各邊年例銀兩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
瑾以爲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以
前年例銀數佐報以天順前無此送銀例瑾大怒曰
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
悉追問罪革罷送銀之例　按自成化間開設榆林
衛巡撫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

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糧中鹽之法令納銀運司解部分送各邊自此始有年例銀兩而鹽法也因一時俱壞商人既不上納本色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糴艱難鹽課銀兩不敷支用遂日漸增加迨至數倍蓋以各鈔關商稅猶且不足而加賦於民內帑漸虛東南民力日竭若鹽法復國初之舊則邊境田地皆為商人佃種以供本色而年例銀兩可以盡革

惜顧佐不盡言於瑾而復正臨法追後邊儲告缺而
年例銀兩終不可罷自茲輾轉侵漁其弊日滋而邊
方屯田盡皆荒蕪國計民生將何底賴雖逆豎猶知
年例之爲害邊墻之無益恐不可以人而廢言也
四川盜起召服闋家居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
兼贊理軍務督兵討之　十一月　禮部侍郎掌國
子祭酒事謝鐸致仕　十二月　起前江西提學副
使蔡清爲國子祭酒未至卒清福建晉江人平生好
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四品恒借貸於人以自
給云

四年春正月　以邵寶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尋罷時劉瑾擅權公卿多出入其門寶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爲動乃勸令致仕　廣東盜起陞松江同知吳廷舉爲廣東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木盜平之時天下鎮守恣横廷舉劾廣東鎮守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列上廷舉罪逮鞫之無狀止以枉道回枷于吏部門外十有二日尚書張綵心服廷舉言于劉瑾釋之發鴈門充軍　二月　三月以席書爲貴州提學副使　以儲瓘爲戶部左侍郎夏四月　以王雲鳳爲國子祭酒　降吏部尚書

林學士梁儲爲右侍郎劉璣以儲等在弘治中纂脩大明會典壞祖宗制書雜以新例悉毀之儲因降爲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大學士王鏊致仕免究惟李東陽敍 五月 孝宗實録成進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復吏部尚書兼學士 按王鏊擬罪言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

為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之前其是非出有背茫然無間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燭其情偽或奪于衆不得書或且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動靜泯沒不傳而姦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脩汪俊等為南京部屬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行跪禮及脩孝廟實録成例進秩瑾謂文士不習世故摭所忌者十餘人陞謫南

京員外郎主事等官俾攝充政務　六月　以石珤為南京國子祭酒　南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右都御史熊繡致仕　秋七月　日本南海道遣使來貢

八月　榮王之國常德　劉瑾旣止各邊年例銀兩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課邊儲遂大匱之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為國初屯田脩備故軍食自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脩舉屯田分遣御史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清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於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

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於軍官妻子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等為名瑾禍始於此矣　按鹽法復舊令商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佃種邊地不致荒蕪鹽課有資屯糧自辦苟不復鹽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仍無從出適擾貧軍以釀亂也　九月　遣御史甯杲殷敎薛鳳鳴督捕盜賊于真定等處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地方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刼財號為響馬盜至是聚黨益熾劉瑾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敎于天津薛鳳

鳴于徐淮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口隨
至是許杲等令攜家以滅賊爲期鳳鳴在歸德與守
備指揮石璽會飲歌舞爲樂瑾遣邏卒緝知之傳旨
降鳳鳴爲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
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虚日每械繫盜賊入真定
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是姦人無所
容盜賊多内官張忠姪張茂爲窩主杲親往捕斬之
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彦名因是聚衆爲亂瑾
以杲毅捕盜有功皆陞爲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改梁儲爲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已也 閏

九月　陞龍場驛丞王守仁爲廬陵知縣　奪平江伯陳熊爵　起吳廷舉爲雲南副使尋陞江西叅政

冬十月　虜寇寧夏殺總制尚書才寬　四川保寧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僭稱王衆至十萬侵人湖廣鄖陽等處　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吏部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尚書綵陝西人弘治中任文選郎中養病歸劉瑾查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爲民綵赴京焦芳薦于瑾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薦綵諳曉韜

曙堪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尋陞侍郎劉宇入閣遂
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令天下諸司官有饋送禮物者
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貽患不可瑾納其言
遂禁察饋遺者適巡按山東御史胡節回歛銀欲行
饋送瑾偵知之捕下獄死少監李宣侍郎張鸞錦衣
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斂銀二萬兩饋瑾瑾奏收其
銀於承運庫宣等皆降黜其餘因饋送得罪者甚多
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綵又嘗言于瑾謂其左右用事
者多驕財壞法瑾悉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
少減然綵在吏部惟知敬瑾諸官者以爲瑾之䟽同

類皆絲教之 十一月 亦不剌阿爾禿厮拔西字

諳番 十二月

憲章錄卷第四十五

正德五年庚午至九年甲戌

五年春正月　備璀以疾乞致仕許之　命刑部尚書洪鐘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勦四川流賊　二月　擢楊廷和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曹元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皆入閣辦事元璀之黨也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惟楊一清以才望劉宇與元皆以阿附瑾得之

致仕禮部侍郎國子祭酒謝鐸卒鐸字鳴治浙江黃巖人以進士庶吉士歷官前職孤介廉直取與進

退一斷於義雖未究其素志而激貪立懦蓋大有足
尚云　以劉忠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
劉瑾專政欲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閒言於上謂張
永于南京旨未下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
放永入永覺之直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爲瑾所害召
瑾至語不合永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
臣皆置酒和解　三月　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經
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初以庶吉士徊翔翰林者幾二
十年一旦昇以政務久掌國計以身任事秉正執法
罔恤利害有古大臣風　脩撰何瑭以長揖忤劉瑾

乞致仕歸　夏四月　慶府安化王寘鐇與寧夏都
指揮何錦周昂丁廣等集衆反殺總兵江漢巡撫都
御史安惟學僞鑄印章封拜賊黨傳檄以誅劉瑾爲
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　命涇陽伯神英充
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
爲提督帥中外兵討寘鐇　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
執寘鐇父子賊黨悉平時神英兵猶未至陝西諸路
兵已先約進勦鉞爲内應遂手斬周昂執安化王父
子械繫之又執何錦丁廣於外并誅其黨於是令神
英帥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撫安地方　六

月　京師旱霾　秋七月　四川威州茂州等處地
震有聲如雷既而潼川州樂至縣皆地震　四川賊
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四川巡撫林俊調發官兵及
㑩回石砫等處土兵討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廖
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鄢本恕越過陝西漢中
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
重走　八月　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寘鐇等伏誅
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初一清之起征寧
夏也實張綵薦之劉瑾不得已從之事平瑾不欲一
清還京師遂留總制　劉瑾謀不軌伏誅瑾擅政五

年毒膺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既憾瑾征寧
夏平與楊一清定謀誅瑾永既回京獻俘與素所厚
宦侍張雄張忠等乘間共訴于 上言瑾流毒海內
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
因疏其大罪十七事 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
輩皆虀粉矣陛下安所之乎 上乃允其奏即命禁
兵逮瑾永等勸上親至瑾第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
熟寢禁兵排闥入瑾驚起曰事可疑矣趨出戶遂被
執詔多官廷鞫皆錯錯索索莫敢先發言衆促刑書
何鑑乃問瑾胡為引用鄉人瑾笑且罵曰汝文武大

官皆由我進何得言鄉人駙馬蔡震將瑾拷掠具獄刑部主事王宗哲亢朗讀瑾要詞坐以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金甲蟒衣袞龍袍金龍盔甲玉印玉琴玉帶數多皆籍內帑　下吏部尚書張綵獄初綵在吏部尊敬劉瑾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關白內閣綵以爲事在劉瑾內閣不得預每忽之及瑾被繫捕綵下都察院獄病死仍暴其屍家屬流嶺南　大學士劉宇曹元罷　前大學士

焦芳及子侍讀焦黃中並除名為民先是黃中為檢
討數月即陞編脩踰年復陞侍讀狂恣無耻時士官
夸濬沒入家口内有殊色芳間求瑾得之後卧病黃
中淫烝天下喧之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遂並褫職
論平寘鐇功封仇鉞為咸寧伯　召楊一清為戶
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
難交作悉底平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張永
兄張富為泰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為
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為平京伯谷大用弟谷大玘
為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為永壽伯給誥券世襲　復

廕李東陽楊廷和子爲尚寶司丞楊一清子爲中書舍人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劉瑾誅詔凡瑾所行各衙門逐一裁革但又云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事干人衆都不查究於是逆瑾流毒尚在而魏彬馬永成等仍濁亂朝綱賞罰失當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蠭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　罷工部尚書畢亨時亨請折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云内官脩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官脩墳例耶遂票旨劉瑾祖塋不必拆毀勒亨致仕　起邵寶巡撫貴州尋陞戶部左侍郎

兼左僉都御史督理漕運乞歸養不許　九月　以
誅逆鐇逆瑾詔天下　以梁儲劉忠並爲吏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傅珪爲翰林學士
尋陞吏部右侍郎　以國子祭酒王雲鳳爲南京右
通政石珤爲國子祭酒王瓚爲南京國子祭酒　以
羅玘爲南京吏部侍郎　進楊廷和少傅謹身殿大
學士劉忠少傅梁儲少保並武英殿大學士　冬十
月　南道御史張芹疏劾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
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
變却又攘以爲功冒膺恩廕乞賜罷黜不聽　以羅

欽順爲南京國子司業　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　十一月　以章懋爲南京太常卿辭不赴　十二月　陞廬陵知縣王守仁爲南京刑部主事　致仕參議賀欽卒欽字克恭世居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遂爲遼西人欽不務博覽惟讀五經四書舉進士爲給事中上疏解官游于陳憲章之門反身實踐薦授參議尋以母老疏辭晚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既卒鄉人祠之學者稱爲醫閭先生

六年春正月朔四川江津賊曹甫復起僭稱順天王攻圍縣治僉事吳景被殺巡撫林俊聞報馳赴乘元

旦賊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蓐食銜枚而往圍而燒之前伏誅前後所得賊級千數百人　改兵部尚書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召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　起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　調南京刑部主事王守仁爲吏部驗封主事　二月　召編脩何瑭復任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劉忠學士靳貴爲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　廷試賜楊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輔臣楊廷和子也慎頗博習綴緝京師人猶稱爲面皮狀元　按餘冬序錄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爲相蒙正之弟蒙亨舉

禮部高第既廷試與昉子宗講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仁宗朝韓億爲叅知政事子維舉禮部不與廷試受蔭入官宋制嚴於宰相子弟如此惟秦檜柄國而子熺孫塤南省廷試皆冠多士我朝景泰間大學士陳循王文子鄉試不第訐訟考官特賜舉人弘治乙丑科謝遷子丕至是廷和子慎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前此戊辰焦芳以子黄中不得狀元及第降調翰林諸執事官故是科不得不爾於此見我朝法制視宋爲稍寬而公卿與刑不逮宋人遠矣

夏四月　大學士劉忠省墓還先是忠有疾累疏

乞歸未允強出爲會試主考官揭曉後即乞省墓時費宏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將會録所刻文字指摘其疵謬以白紙票粘於文字之旁托中官入奏 上召李東陽等至煖閣命太監張永以所進會録授之曰今欲別有施行恐壞衙門體面但與卿輩知之耳東陽捧録叩頭出是日忠適以省墓陛辭聞之抱怏而去抵家遂具疏乞休 上已有先入之説遂許之

起章懋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疏乞致仕許之 江西盜起召守制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蠭

起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碼
瑙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
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
共征之　五月　兵部尚書致仕劉大夏卒逆瑾誅
大夏自甘肅赦還詔復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
一謚忠宣君子謂劉忠宣公之爲人明識治理如賈
誼通達國體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
包拯忠誠懇切如司馬光是固先民之遺軌云　六
月　總制尚書洪鐘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陝西都
御史藍章會兵討藍廷瑞鄢本恕等賊擒之加鐘太

子少保陞俊右都御史章右副都御史　日本遣寧
波叛民宋素卿來貢　秋七月　流賊劉六劉七齊
彦名等劫掠畿内州縣劉六等皆覇州文安響馬盜
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覇州文安人劉六等
嘗因諸内官家人混入禁内至豹房縱觀　上游幸
之所及為都御史寗杲所逼遂聚衆拒捕劉瑾誅杲
亦罷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彦名繫安
肅縣劉七等帥衆劫獄奪去旬日間聚衆數百到處
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横行北方殘破州縣屢敗官
軍　八月　流賊劉七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　上

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巳出涿州忽報賊在
固安甚急　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
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
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
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
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上慰
諭令退　四川巡撫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官用事
每名邉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冐報功次
陞賞俊一切拒絶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洪鐘議
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盗巳衰內批即允之

比時蜀賊尚有餘黨科道保留不從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逋寇方四任鬍子及麻六兒等復熾殘破蜀土人民益遭荼毒矣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尚書時流賊勢日熾敞東手無策言官論敞不職遂改敞而以鑑代之　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　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夥寇掠河南山東州縣風子名璲初爲覇州文安縣生員有勇力好任俠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璲借家屬避賊立水中賊

刼其妻將汚之璲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乂之劉六等欲分夥爲寇於是璲與楊虎邢老虎合爲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一夥寇掠山東其勢愈熾　南京吏部尚書張鎣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　撫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乞致仕壽字本仁新淦人貫遼東衛籍登仕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尤著居常布衣蔬食如寒士沒無以爲殮親舊共資助之諸子旅寓南京環堵蕭然　九月　遣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

錫下獄先是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紈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徧檄諸路凡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仍與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刼掠衆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

切馬都堂家房屋財物由是謗騰謂中錫玩寇殃民
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獄
中宥偉革爵閑住　冬十月　大發兵討流賊命伏
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
郎陸完提督軍務先是馬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以
爲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大用總督令與陸完
在臨清駐劄調宣府游擊許泰郤永大同副總兵張
復游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內地俱聽谷大用陸完
節制調遣　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真定都
御史蕭翀下獄除名爲民時兵部奏二人撫馭無方

遇賊失機故也又著爲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爲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逵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墻高過屋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刃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寡婦

以千騎犯利津遼率衆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後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十一月　大學士劉忠致仕　京師地震　流賊攻徐州掠淮西　冬十二月　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禄寺少卿廕其一子時又有上蔡縣知縣霍恩城破被執不屈而死真定知縣王佐棗強知縣段豸與賊戰死朝廷憫之咸贈官賜廕　趙風子與劉六等分夥爲寇衆至數萬漸引而南河南北山東兩淮地方俱被其害所破州縣數十間有以金幣遺賂求免攻城者則斂兵而過官軍追討拒戰亦互有勝負

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　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揚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園中引衆去之　命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蔣冕爲吏部右侍郎　以孫需爲南京工部尚書　以楊廉爲順天府尹　以吏部左侍郎傅珪爲禮部尚書時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無可據以進諫

會番僧奏討腴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珪伴不知執奏曰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之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當誅詔勿問田亦竟止優人臧賢者有寵能軒輊縈辱人縉紳或趨附之因請改牙牌製如印文爲方者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爲此爾禍無旣矣優乃戢而聽命

七年春正月　起儲巏爲南戶部左侍郎　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等戰敗績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

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用擁衆觀望銑帥師至真定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適宣府游擊許泰兵至救援銑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谷大用同事不問失律喪師之罪但罷歸第而已

以王守仁爲考功郎中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擄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脅從首

級屢報捷音降勅獎勵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獎
勅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
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游擊江彬
過薊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
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
級日費廪餼自出師芻糧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
萬兩府庫爲之虛耗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年八十五贈太傅謚端肅文升字負圖鈞州人性介
特不尚華侈立朝五十餘年重名節勵廉隅雖位極
人臣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則屹然不

可奪云　遣太監陸闇監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
尚書傅珪特闇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
名諱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
依違不决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賊方日熾以冐功
者多僨事者濫爵賞將士心今賊在郊圻民讙然思
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首鼠唯唯
將何待乎議罷疏上明日竟遣闇監鎗傳旨令珪致
仕　江西華林賊殺按察副使周憲總制陳金檄按
察使王秩與南昌知府李承勛討敗之斬首三千餘
級　二月　流賊攻河南總兵馮禎戰歿　三月

彭澤遣兵擊賊於西平大破之　夏四月　賊轉掠
畿內　五月　流賊趙風子伏誅風子寇掠河南州
縣爲延綏寧夏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州官軍復追
擊之其衆多道散亡劉三楊虎邢老虎先後俱死走
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爲
僧欲渡江投江西賊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
執而誅之超授成正千戶　閏五月　流賊劉六劉
七齊彥名等爲官軍所敗遁走至黃州府團風鎮奪
船入楊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至鎮江官軍
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

爲揚州官軍所拒六月復自通州泝流上至九江
秋七月　流賊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
境　八月　劉六等舟至江陰海濱遇颶風大作舟
覆登狼山陸完兵至因而平之生擒齊彥名招稱劉
六劉七投江溺死　按山東羣盜不過狗鼠之雄烏
合而起攘臂相驅乃醖此大患朝廷命將出師散中
帑銀帛不下數百萬而卒借邊徼之兵然而山東西
兩畿河淮南北城陷者十三死者十五僵尸成丘流
血成川使天不悔禍有隱憂矣　九月　論平流賊
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爲高平伯陸閣弟陸永

爲鎭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
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召入掌院事廕一子錦衣
衛百戸其餘權勢所託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
都督錦衣都指揮指揮千百戸者千餘人又以流賊
平定由內閣官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
費宏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戸東陽等固辭之　邵
寶乞歸省抵家再疏乞終養許之　冬十月　進楊
廷和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
費宏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調邊軍入衛京師
時近幸有密獻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大同

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戍邊
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即欲行之遣司禮監
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辯以為不可府
部科道皆交章以為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
官至閣促令擬票旨　上坐乾清宮必欲是夜批出
東陽等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
大同游擊江彬因此得入京尋致寵幸　十一月
以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　以王鴻儒為南京
戶部侍郎　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
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賚及須上尊珍饌與見任

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十二月　初成化間劉千斤石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術佐佑之及劉石敗李被重貲遁走至是其孫李五世習幻術後來延安府地方坐卧一深室内令其徒黨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天下其人當爲文武將佐其女當爲后妃嬪御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見各樣冠服于是人皆尊信不疑凡來照者置立簿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辦大事愚民被其誑惑遠近爭附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爲多寡至有千餘金者雖傾家破産亦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踵而至

所積輜重陸續潛移他所惟留孱身鼓衆刼縣殺人及官兵敵敗五先遁走　江西總制陳金等督率官軍狼兵征討華林碼硇諸寨盜賊　罷總制軍務尚書洪鐘巡按四川御史王綸劾其縱寇殃民也　以吏部考功郎中王守仁為南京太僕少卿　是年致仕都御史艾璞卒璞字德潤南昌人居家孝友立朝持正晚值逆瑾肆勢家中禍瀕死播遷及瑾誅且復用之而遽以訃聞君子為之深惜云

八年春正月　河南布政楊子器脩元許文正公祠堂成元時祠在河内者已毀子器猶傳屬懷慶府脩

之　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剿盗賊以儲瓘為吏部左侍郎未赴而卒年五十七瓘字靜夫先世毘陵人元末徙泰州瓘少貧無資勤苦嗜學舉成化癸卯甲辰鄉會試皆第一狷介清脩與物無競推引名士振起阨窮逆瑾専權時公卿奔走瓘愧憤引疾去既而起用亦遂乞休至是再起卒謚文懿

江西姚源尚賊作亂總制等官歷年征討費以萬計叅政吳廷舉欲設奇取勝不用甲冑單騎入賊巢諭令解散為賊所留羅戓刼威廷舉畧不為動久之因得以識其左右之有謀勇者重觴賞之使執其首

因奏廷舉歸　時華林碼磂東鄉賊皆平移師姚源賊聞狼兵至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欵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絶取來降者殺之賊復大亂棄巢寨奔突四出踰饒越信衢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　按正德間平中原盜用邊兵平蜀盜用苗兵平江西盜用狼兵而兩京十三省之兵舉無一可恃自是以後不但邊兵日益驕悍而福建省城之兵亦效尤矣　二月　真帖木兒還土魯番

三月　夏四月　脩撰何瑭以經筵進講忤旨謫開州同知　五月　達賊入掠大同渾源靈丘繁峙

等處　六月　以王瓊爲戶部尚書　江西姚源賊走徽衢者皆爲官軍所擒總制陳金等奏立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　秋七月　以席書爲浙江按察使　八月　以石珤爲南京吏部侍郎哈密忠順王速檀拜牙即降于土魯番先是弘治巳未朝廷遣使護送陜巴回哈密弘治末哈密屬夷阿孛剌等怨陜巴掊尅陰誘土魯番王阿黒麻子真帖木兒來哈密陜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剌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占奪哈密若有受命來守哈密者我歸本土無他意也甘肅鎮巡官遣都指揮朱瑄

送陝巴還哈密復立殺阿孛剌等陝巴尋死子速壇拜牙即立淫酗不道屬夷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其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

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先是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教諭俾得資其祿以便養茂烈辭至是福建守臣復上其孝行貧苦吏部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茂烈仍具疏辭不允　立皇莊五處一在昌平州樓子村一在靜海縣衛河兩岸一在青縣孫兒莊一在安州騾馬廟一在清苑縣閻莊社

月　以王璜爲國子祭酒　冬十月　以都督僉事掌錦衣衛事寗本內臣家人有寵于　上賜姓朱十一月　十二月　河南右布政使楊子器卒子器字名父慈谿人初舉進士歷知崑山常熟二縣卽稱循良有異政歷官所至以賢能著聞　贈誠意伯劉基太師

九年春正月　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淸上言五事一謂視朝太遲二謂郊祀太慢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剴切不報御史張士隆上疏曰陛下

前有逆瑾之橫後遭劇盜之亂既不之警方且輿居無度暱近非人積戎醜于禁中戲干戈于卧内徹夜燕游外見煙燎内廷大土木權豪競華侈親信内臣取貨于外又加軍權肆名進貢織造龍幄科害靡極鄙猥無聞使之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璞則死詔獄閭閻之苦禍機之萌皆不知也今宜痛懲前弊更宜克慢絶淫早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一之傳考典士之故以表天下褒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狡獪之羣廣厦細旃之樂孰與邊徼凶危之

隊不報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賊號令嚴明賞
罰公信先平劇賊麻六兒喻思俸次征內江駱松祥
次討崇慶州范藻羣盜悉平　陞王守仁爲南京鴻
臚卿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梁儲翰林
學士毛澄爲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費宏以儲位
在已上仍將會録旁注點說指摘以進　上察知之
置不問　以掌詹事府禮書靳貴爲文淵閣大學士
三月　廷試禮部舉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宸濠貪殘僭侈志
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先是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

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護衛屯田復革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通至是完爲兵部尚書宸濠喜曰完爲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遂遺完書謀乞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 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内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壻司鉞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爲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復護衛輦載金器銀寶藏於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内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

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于朱寧楊廷和時三
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
卷先於十四日覆寧王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
疏下閣擬旨過東閣宣言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必
動勞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
都准與王晉業言官交論護衛不可與不聽　夏四
月　復與府護衛屯田　五月　大學士費宏罷先
是准復寧王護衛出諸近幸意票旨出於楊廷和宏
以讀卷不預知既而旨出宏言納重賄許護衛者何
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爲宏嗾

之乃共謀譖宏于上及宏弟編脩宋俱勒令致仕
命典誥勅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
辦事　六月　以孫需喬宇爲南京吏禮尚書　秋
七月　北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　八月辛卯朔日
食　命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畧哈
密先是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既遣火者他只丁占
守哈密尋遣使遺書甘州鎮巡曰哈密城池金印在
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
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
巡撫甘肅都御史趙鑑以土魯番書聞乞照先年差

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畧時彭澤在四川征盜適平兵部遂奏差澤往總督經畧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命澤徵調三邊人馬外遏番夷內逐達賊仍勅諭速壇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令其獻還哈密城印將忠順王拜牙即送回本城居守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麒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弈棋者局無二帥甘肅之路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不聽澤至甘肅調集兵馬適土魯番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居慄復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以為番夷可以利啗遣通事火信馬驥賫段幣二千銀酒器一副

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往土魯番贖取哈密城印
按官多則民擾十羊雜九牧今甘肅有巡撫又有總制矣經畧哈密豈非巡撫總制者之責乎乃復另差大臣總督經畧豈以當時居巡撫總制者爲不足任此乎夫不足任則當易置而責成不宜復另差經畧重爲煩擾也卒之彭澤亦無奇謀深策惟思以利啗番夷而已夫但以利啗夷贖取城印一分守官足任之矣更何用別差大臣經畧哉　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爲民提學副使李夢陽閑住時寧王宸濠恣橫蹙害軍民岳先爲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

恨濠以夢陽有文名梟之每托以詩文交懽旣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奏行都御史陳金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因通宸濠遂執岳門子拷掠逼供無名贓私數多奏差大理卿燕忠勘問岳因爲民時以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善不爲士論所與冠帶閒住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給事中王昂以選法不公劾之詔下謫昂　一清持之上章自劾而保留昂朝廷不聽謫昂爲休寧縣丞到任期月轉應天推官昂不避權貴　一清受善納諫天下

賢之　王雲鳳所一淸書曰留王昂一疏人所傳誦
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文潞公有此否然介貶數月即
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即不獲還之青瑣推薦超陞
亦在執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
淪落以死憾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
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身之榮顯可畧而天
下指示之嚴可畏一時之快意可畧而史氏紀載之
公可畏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
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頽竊恐
有奔趨富貴利達者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辞則

乞憐希進之語未有以直諫之言達于聰聽以古人
功業望執事者故敢布其愚焉　一清得書爲之悚然
整理陜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
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自是邊用益窘遂
有米珠草桂之謠矣　按成化中葉淇既變中鹽本
色爲納銀茲馮清又改陜西糧草爲折色邊境既以
市糴爲艱而官司又有侵尅之弊不免請發內帑而
虧國損民二人寔爲之作俑也　十二月　以都御
史陶琰總督漕運　南戶書致仕維泰卒

憲章録卷第四十五